



爱伦·坡短篇小说集



# 爱伦·坡短篇小说集

陈良廷 徐汝椿译

外国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北京

封面设计：张守义

**爱伦·坡短篇小说集**

---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 218,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11\frac{5}{8}$  插页 2

1982年8月北京第1版 1982年8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40,000

---

书号 10208·107

定价 0.88 元

## 目 次

毛格街血案 .....	1
玛丽·罗热疑案 .....	42
窃信案 .....	97
金甲虫 .....	120
泄密的心 .....	163
黑猫 .....	170
一桶白葡萄酒 .....	182
跳蛙 .....	191
丽姬娅 .....	202
鄂榭府崩溃记 .....	223
红死魔的面具 .....	247
瓶中手稿 .....	255
大漩涡底余生记 .....	268
陷坑与钟摆 .....	288
威廉·威尔逊 .....	307
艾蕾奥璐拉 .....	331
椭圆形画像 .....	339

## 附 录

- 爱伦·坡年谱 ..... 347
- 爱伦·坡和他的作品 ..... 陈良廷 351

## 毛格街血案

任凭海妖<sup>①</sup>唱什么歌，任凭阿基里斯<sup>②</sup>  
混在女孩堆里冒用什么名字，饶是费解的谜，  
也总能猜破。

——托马斯·布朗爵士：《骨灰塚》<sup>③</sup>

所谓分析的这种才智，其实是不大可靠的。我们对分析力的评价，只是根据其效果而已。大家知道，具有分析力的人，若是这方面得天独厚，总不禁感到这是其乐无穷的源泉。大力士喜欢炫耀自己的膂力，酷嗜锻炼肌肉之类的运动；有分析力的人就喜欢解开任何疑难的脑力活动。只要能发挥他的才能，即使对琐碎小事，也感到津津有味。他偏爱猜谜解题，琢磨天书；凡是解开一项疑难，都无不显示出

---

① 海妖，希腊神话传说中意大利海岛上有三个人头鸟身的美丽女妖，以美妙的歌声迷人，过往水手听到歌声忘乎所以，往往溺死或饿死。

② 阿基里斯，希腊神话传说中的英雄，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的主人公。相传幼年时，其母将他乔装成女孩，混在少女堆中，以逃避特洛伊战役。

③ 托马斯·布朗爵士（1605—1682），英国医生、作家，《骨灰塚》是他1658年的作品。此句引自该书第五章。

他的聪明程度，这在平庸之徒看来似乎不可思议。他用分析方法的精髓取得的成就，的确有些全凭直觉的味道。

如果精通数学，这种解决疑难的才能或许格外高强，最好是精通那种高等数学，即所谓解析，称为解析似乎是最理想了，其实不然，只是因为它运用逆算法，才称为解析。可是计算本来并不等于分析。比方说，下象棋的，并不在分析上下功夫，只在计算上费心机。因此，一般以为下象棋有益身心的说法是不对的。我目前并没有在写论文，只不过在一篇多少有点离奇的故事前面，先写下一段杂乱无章的意见作为开场白而已；我要趁机声明一下，较高的思考能力用在看不出什么花样的跳棋上，比用在苦心推敲的象棋上，更显得见效，更显得有用。象棋这门玩艺，各子都有各子的希奇古怪走法，都有变化无常的妙用。象棋不过复杂罢了，却往往被人错当作深奥。下象棋务须聚精会神，如果稍有松懈，疏忽一步，势必损兵折将，败下阵来。象棋的走法，不仅五花八门，而且错综复杂，这种疏忽的可能性也就增多，十回倒有九回，赢家总是精神集中的棋手，不是比较聪明的棋手。相反的，跳棋这门游戏，走法死板，绝少变化，疏漏的可能性少得多，因此相形之下，也用不着全神贯注，双方棋手相遇，只要聪明一点的就包管不会输。说得比较具体一点，不妨假定有一局跳棋，大家只剩下四个王棋，当然没什么疏忽之虞了。这样，如果双方旗鼓相当的话，分明只有善于动脑筋，棋法步步推敲，才能取胜。有分析力的人碰到毫无对策的情况，总是专心研究对方的思想，设身处地的去揣

摩一番，这样常常能一眼看出唯一的招数，有时这招数实在简单得可笑；但诱使对方铸成错误、忙中失算，就凭这一招。

惠斯特牌戏<sup>①</sup>素来以能养成所谓计算能力闻名，大家知道，凡是智力出众的人，显然沉湎此道，感到其乐无穷，而不愿下象棋，认为无聊。不用说，绝对找不出第二种同样性质的玩艺需要这样大大发挥分析能力的。世上象棋下得出色的人，至多只是在象棋方面有专长罢了；可是精通惠斯特，就能在一切比较重大的勾心斗角的场合取胜。我说精通，就是说熟谙这门玩艺，包括通晓一切取得合法优势的窍门。这种窍门不单是五花八门，也是多种多样，而且往往就在心灵深处，一般人根本无从了解。留神观察的，记忆力必定强；因之专心一意下象棋的人，玩起惠斯特准会非常出色；而且霍伊尔<sup>②</sup>牌戏谱中的规则（根据纯粹的牌戏技巧制定的）通俗易懂。通常人们认为精于此道的，必须具有两个条件，一是过目不忘，二是根据“本本”行事。不过碰到规则范围里没有的情况，倒恰恰看得出具有分析力的人的牌技。他悄悄作了不少观察和推论。说不定他的牌友也在这么做；双方对敌情了解的深浅之分，与其说决定于推论的正误，还不如说决定于观察能力的高低。必需掌握如何观察这门学问。玩牌的人决不是只顾自己打牌，也不是因为只求赢牌，

---

① 惠斯特牌戏是一种扑克牌戏，类似桥牌，由四人分成两组，每人十三张牌，计分决胜负。

② 埃德蒙·霍伊尔（1672—1769），英国玩惠斯特牌的能手，一七二二年著有《惠斯特牌戏简明法则》。



就不分神推断局外的事。他打量搭档的脸色，仔细跟敌手的脸色一一比较。他估计每个人执牌的顺序，还根据分到王牌和大牌的人种种不同的眼色，算计一张张王牌和一张张大牌。一面打牌，一面鉴貌辨色，看人家是自信呢还是惊讶，是得意呢还是懊恼，从种种不同的表情中，收集思考的资料，根据对方把赢得的一墩牌收起来的神态，揣测赢了这墩牌的人能不能再赢一墩同花牌。根据对方摊牌的神情，认出人家是声东击西，掩人耳目。凡是对方随便提到一个字，脱口说出一句话，偶然掉下一张牌，不巧翻开一张牌，赶紧掩饰时那副焦急不安或漫不经心的神情；计算赢了几墩牌，这几墩牌的布局；人家是窘迫呢还是犹豫，是焦急呢还是惶恐——凡此种种，都逃不过他那类似直觉的观察，向他提供了情况真相的蛛丝马迹。打了两三圈牌，他就充分掌握各家手里有些什么牌了，从此以后，就胸有成竹，每副牌都打得准，仿佛同局各家手里的牌都摊在桌面上似的。

分析能力决不能跟单纯的足智多谋混为一谈；因为善于分析的人势必足智多谋，可是足智多谋的人往往格外不善分析。足智多谋通常从推定能力或归纳能力中表现出来，骨相学家把推定能力和归纳能力归诸于一种独立的器官，认为这是原始的能力，据我看来这是根本错误的；智力完全与白痴无异的人身上往往看得出这种原始能力，因此引起了心理学作者的普遍注意。足智多谋和分析能力之间的差别，固然比幻想和想象的差别还要大，不过两者的性质，显然非常相似。实际上不难看出，聪明人往往善于幻

想，而真正富于想象的人必定爱好分析。

下面一段故事，读者看了多少可以当作上文一番议论的注解。

一八××年，春夏期间，我寓居巴黎，在当地结识了一位名叫西·奥古斯特·杜宾的法国少爷。这位公子哥儿出身富贵——确实是名门子弟，不料命途多舛，就此沦为贫困，以致意志消沉，不思发奋图强，也无意重整家业。多亏债主留情，他才照旧承袭祖上一点薄产；靠此出息，他精打细算，好容易才维持温饱，倒也别无奢求。说真的，看书是他唯一的享受，何况在巴黎，要看书是再方便也没有了。

我们初次见面是在蒙玛特街一家冷僻的图书馆里。两人凑巧都在找寻同一部珍贵的奇书，交往就此逐渐密切起来。一回生，两回熟。他推心置腹地把一段家史详详细细告诉我，我听得深感兴趣，法国人只要一谈起自己，总是把心里话兜底倒出的。我对他的博览群书也颇感惊讶。尤其是他那海阔天空、生动活跃想象力，更感人肺腑。当时我正在巴黎寻求日夜探索的东西，不由觉得跟这么个人交往，对我来说，不啻无价之宝；我老老实实地对他吐露了这分心情。最后终于谈妥，我在巴黎盘桓期间，跟他住在一起；我的经济情况多少比他富裕，他同意由我出钱在市郊圣杰曼区租下一幢年久失修的公馆。这座房子地处偏僻，式样古怪，摇摇欲坠，相传是凶宅，荒废已久，我们对这种迷信并不深究，径自把屋子布置得正巧配合两人共有的那种古怪的消沉情绪。

如果世人晓得我们在这地方的日常生活，准会把我们当做疯子——也许只是看作不害人的疯子。我们完全过着隐居生活，不接待任何来客。我对以前的朋友自然都严守秘密，并没把隐居的地点告诉他们；杜宾在巴黎一直默默无闻，也没人认识。我们就这样孤独地过着日子。

我的朋友为了深夜的魅力而偏爱深夜，这是他的一个怪癖，除此还能称作什么呢？我暗中也不由得染上这个怪癖，象染上他的其他种种怪癖一样；我狂放不羁地耽溺于他那突发的奇想中。夜神不会永远伴随我们；可我们有办法把夜神请进屋内。天刚破晓，我们就把这座古邸的大百叶窗统统关上，点上一对小蜡烛，加上浓烈的香料，只投射出阴森森的幽幽微光。凭借这些微光，我们就沉湎在梦想里——看书，写字，谈心。等到时钟预报真正的黑夜光临，我们才臂挽臂地溜到大街小巷，或者继续日间的话题，或者到处游荡，走得老远老远，逛到深更半夜，在人烟稠密的城里，闪闪灯火和幢幢黑影中，寻求无穷的精神刺激，这种精神刺激只有凭默默观察才能领略得到。

尽管我早就从杜宾那丰富的想象力里看出他具有特殊的分析能力，可是在这种时候，我对他的分析能力还是不由得另眼相看，心悦诚服。看他模样仿佛也巴不得漏一手玩玩——如果不全是卖弄的话——他毫不含糊地老实承认其中自有乐趣。他轻声嘻嘻笑着，对我吹嘘说，大多数人跟他比起来，都是玻璃心肝，一看就透，他对我的心思真是了若指掌，常常当场拿出这种惊人的根据，证明他说的一点不

假。这时刻他的态度冷淡，茫然若失，眼神毫无表情；他的嗓子素来是洪亮的男高音，竟提到了最高音，要不是发音有条不紊，咬字一清二楚，听起来真当他在发火呢。眼看他这么副心情，我不由时常默想着有关双重的心的古老学说，心里不断玩味着兼具丰富想象力和解决能力的杜宾。

看了这一段，请别当我在详细讲述什么神秘故事，或者写什么传奇小说。我笔底描写的杜宾的一切事情，只不过是激动心理，也可能是病态心理的结果。可是要说明他在这时期谈话的特征，最好还是举个例子。

有一夜，我们在皇宫<sup>①</sup>附近一条又脏又长的街上闲逛。两人明明都在想心事，谁都不发一言，少说也有十五分钟。冷不防，杜宾开口说了这么番话：

“他是个非常矮小的家伙，那倒不假，可是到杂·技·场去演出还不错。”

“那还用说吗，”我不加思索的答道，我原来正全神贯注地想着心事，所以开头根本就没注意杜宾竟会跟我这么出奇地不谋而合，一下就说中我的心思。转眼工夫我定了定神，才不由得大吃一惊。

“杜宾，”我正色道，“这可把我弄糊涂了。不瞒你说，我真是不胜惊讶，简直信不过自己的耳朵。你怎会晓得我正在想……？”说到这儿我住了口，看看他到底是不是当真知道我在想谁。

---

① 皇宫在巴黎圣昂纳街。

“……想桑蒂伊，”他说，“干吗不往下说？你刚才心里不是在想，他个子矮小，不配演悲剧吗？”

这正是我刚才心里想着的一个问题。桑蒂伊原是圣丹尼斯街的一个皮匠，他成了个戏迷，曾经粉墨登场，演过克雷比荣<sup>①</sup>悲剧中的泽克西斯<sup>②</sup>一角，谁知卖力结果，反而博得一阵冷嘲热讽。

“请你千万别卖关子，”我失声叫道，“说说你有什么神机妙算，才能看透我心眼里在想这件事。”老实说，我拚命掩盖，还是免不了流露出惊讶的神色。

“看到卖水果的，你就不由想到这个修鞋的个子太矮，不配演泽克西斯和诸如此类的角色。”我朋友答道。

“卖水果的！——这话可怪了——我不认识什么卖水果的。”

“咱们刚才走到这条街上，不是有个人迎面向你闯来吗——大概是十五分钟以前的事吧。”

我这才想起来，刚才从西小街走到这条大街上，的确有个卖水果的，头上顶着一大篓苹果，冷不防的，差点没把我撞倒；可是我实在弄不懂，这跟桑蒂伊有什么关系。

杜宾的脸上丝毫没有吹牛的神色。他说：“回头讲给你

---

① 克雷比荣(1674—1762)，法国戏剧家，是拉辛之后、伏尔泰之前最重要的一位古典悲剧作家。

② 泽克西斯(公元前519—前465)，大琉士王之子，波斯国王。执政期自公元前四八六年至四六五年，曾征希腊，战败后为其近卫队长所杀。克雷比荣于一七一四年将其一生写成悲剧。

听，一讲你就会完全明白了，咱们先回顾一下我跟你说话那工夫，一直到碰到那卖水果的为止，你心里想些什么吧。你一连串思想活动中主要几个环节是这样的——桑蒂伊，猎户星座①，尼古斯博士②，伊壁鸠鲁③，石头切割术④，街上的石头，那个卖水果的。”

人们在生活中有时总不免要细细玩味自己的思路，怎会一下子想到这上面来的。细细玩味一下往往回味无穷，头一回尝试的人，眼看开头想起的事和最后想到的事之间竟然南辕北辙，毫不相干，难免感到惊讶。我听到杜宾刚才那番话，而且不得不承认他说的话句句是真，心里那分惊讶甬提有多大了。他接着刚才的话往下说：

“要是没记错的话，咱们刚才走出西小街之前，一直在谈马。这是咱们谈论的最后一个话题。拐进这条街，凑巧有个卖水果的，头上顶着个大簌子，匆匆擦过咱们身边，那儿的人行道正在修理，堆了一堆石头，他把你撞到石头上。你踩到一块松落的石头，绊了一脚，脚腕子稍微扭了下，看模样你生了气，绷着个脸，嘴里嘀咕了几句，回头看看那块石头，就不声不响地走了。我对你这种举动并没特别留神，

---

① 希腊神话中，猎人奥里昂因钟情于黎明女神墨洛珀，被大神所杀，化为星座，称为猎户星座。

② 尼古斯博士(1745—1826)，英国博物家。

③ 伊壁鸠鲁(公元前341—前270)，古希腊杰出的唯物主义者，认为万物都是原子的运动和冲击的结果。

④ 石头切割术(stereotomy)，把石头切割成横剖面或纵断面的一门石工技艺。

不过近来，我生活里总少不了观察。

“你眼睛一直盯着地上——两眼冒火地朝人行道上的坑洼和车印看看，所以我知道你还在想着石头。等走到那条叫做拉玛丁的小胡同，你才流露出笑容。我看见你嘴唇掀了掀，就深信你嘀咕的是石头切割术，这个词儿，因为胡同里早就试铺上牢牢叠住的石块，这词儿用在这种铺路法上很别扭。我知道你暗自说着‘石头切割术’这词儿，不会不联想到原子，因此就会想到伊壁鸠鲁的理论，再说不久前咱们才讨论过这问题，我对你提起过，那位有名的希腊人一些含糊的猜测多么奇特，谁知竟神不知鬼不觉地跟后世证实宇宙进化的星云学说不谋而合，我这一想，就觉得你势必会抬眼望望猎户星座的大星云，心里的确也巴不得你这么<sup>①</sup>做。你真的抬眼看了；我这才拿准我对你的思路一步都没摸错。昨天《博物馆报》上发表了一篇恶意讽刺桑蒂伊的长篇宏论，在那篇文章里，作者用了可耻的冷言冷语，挖苦这个皮匠，说他穿上厚底戏靴，就改了姓名，还引了我们常提到的一句拉丁诗句。我说的就是这句——

第一个字母不发原来的音。

我曾经告诉你这句诗说的是猎户星座，从前写做猎户星宿<sup>①</sup>；我跟你还挖苦过这种解释呢，我知道你不会忘掉。因

---

① 照原文直译是“奥里昂从前写做乌里昂”。奥里昂即猎户星座。上文引证的拉丁诗句：“第一个字母不发原来的音”，指的就是乌里昂现在念做奥里昂。

此，你决不会不从猎户星座联想到桑蒂伊。看到你嘴边掠过的那种微笑，就知道你一定联想到了。你想到那倒楣的皮匠给开了刀。你一直佝着腰走着，可这会儿却看见你挺直了腰板。因此就拿准你想到了桑蒂伊个子矮小。这时我便打断你的思潮，说桑蒂伊那人实在是个非常矮小的家伙，可是到杂技场去演出还不错。”

不久以后，我们正翻着《论坛报》晚报，看到下面一段新闻，不由给吸引住了。

“**离奇血案**——今晨三时左右，圣罗克区居民突遭一阵凄厉尖叫惊醒好梦，看上去这阵声音是毛格街一幢房子的四楼传出来，据称这幢房子由列士巴奈太太和她女儿卡米耶·列士巴奈小姐独家居住。本来大家打算开门进去，谁知竟是白忙一阵，耽误了片刻，只得用铁撬撬开大门，于是八九个邻人便在两名警察陪同下，一齐进内。此时喊声已停，但正当大家奔上头一层楼梯头，又听得两三个人发火争吵的粗野声音从楼上传下来。奔上第二层楼梯头，这声音也哑了，一切寂然无声。大家便分头搜寻，赶紧逐间查看。搜到四楼一间大后房，只见房门反锁，便排门闯入，眼前景象真是惨不忍睹，在场者无不大大惊失色，魂飞魄散。

“房内凌乱不堪，家具全遭捣毁，散弃一地。房内仅有一个床架，床垫早已拖开，扔在当中地板上。有柄血污斑斑的剃刀搁在一张椅子上。壁炉上有两三大把花白的长头发，也溅满鲜血，仿佛是给连根拔起的。地板上找到四枚拿



破仑<sup>①</sup>，一只黄玉耳环，三把大银匙，三把小号的白铜茶匙，两个钱袋，装了约莫四千枚金法郎。房内一角有只五斗橱，抽屉全都拉了开来，分明给搜劫过了，不过许多东西照旧放在里头。在床垫底下（不是床架下）找到一只小铁箱。铁箱开着，钥匙还插在门上。里面只有几封旧信，还有一些无关紧要的文件。

“房里连列士巴奈太太的影子都不见，只有壁炉里发现特别多的煤灰，大家便将烟囱搜查一下，说来可怕，竟拖出了女儿的尸体，原来给人倒栽葱从这个狭窄的烟囱管里硬塞上去一大截。尸体还没凉呢。仔细一看，只见身上有不少地方擦伤，无疑是硬塞进烟囱管时擦破了皮肉。脸部有不少严重的抓伤，喉部有深黑的瘀伤，还有深深的指甲印，看上去是给扼死的。

“大家将整幢房子上上下下仔细搜遍，并没再发现什么，便走到屋后一个铺砖的小院子里，只见院子里扔着老太太的尸首，喉部完全给割断了，大家刚想扶起尸首，头便掉落。尸身和头部全给割得血肉模糊——尸身尤其惨不忍睹，简直不复人形。

“本报认为，截至目前，这件令人发指的疑案依然毫无线索可言。”

第二天的报上又登载了这么一段详情报导：

“毛格街惨剧——据悉与该项迷离扑朔、骇人听闻的事

---

① 拿破仑时代铸造的金币，约值二十法郎。